



百舸争流

◎孙镜福

灯下漫笔

学历

◎徐国祥

前不久,接到我在MBA研究生班学习时的同学唐德林的电话,说我们在英国威尔士大学读的学历学位获得了教育部认可。我心中一惊,多少年前的事了,都快退休的人,认不认可又怎么说?学历学位于我又有何用?但转念一想,毕竟那是一段经历。德林同学和我讲,只要将当年读研的学校、学号、姓名、考试成绩单、毕业证书等填报给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经一定程序审核后能得到回复。于是,我按他所说,翻阅了自己近20年前的老旧资料,好不容易找到了相关所需并转交给他,请他代为办理。

在我六十周岁生日前夕,终于接到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通知,我的英国威尔士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历学位获得认证。下方盖有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国外学历学位认证的大红专用印章。此时,多年前的学习往事,一幕幕浮现眼前……

20世纪末21世纪初,读MBA相当火热,我积极参与其中,于2002年初报名参加了英国威尔士大学工商管理MBA硕士班的学习。按当时的说法,参加这个班的学习,国家将承认研究生学历学位。因此,我们都迫切参加,毕竟参加有国外学历背景的学习对于自己进一步开阔视野扩大知识面乃至对个人的事业发展都有相当关联。

然而,要想取得学历学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根据威尔士大学有关规定,从注册之日起,须在五年内修完全部MBA课程。我们先是在南京大学哲学系“科学技术哲学 经济管理与科学决策”专业研究生课程进修班学习,花了两年时间,于2004年9月获得时任南京大学校长蒋树声颁发的MBA课程结业证书。但英方的教学要求相当严谨,要求我们在正式参加威尔士课程前还需要修完组织行为学、生产运作管理、财务会计、财务管理等8门课程并均需交纳课程作业给校方审核。因此接下来,我们又在南京大学继续学习相关课程。由于课程都是由威尔士大学所派教授用英语现场教学,大家听得很累。记得我们南通当初共有8名同志参加,由于是在职学习,而且都是利

用周六周日休息时间,有时周四周五也有课,大家学习很用心,基本上不敢缺课,更何况还要往返南通、南京之间非常不易。最后有7名同学顺利通过了英国威尔士大学的课程审核。我当时是我们班的班长,记得班上也有不少同学未能通过。

2005年3月威尔士大学的规定课程学习获得通过后,完成毕业论文是件大事。当时,我们的学习管理在国内是由海南大学海外课程教育中心负责与英国威尔士大学对接的。当时我的论文题目是《发展产业集群 提升城市竞争力——对江苏省南通市城市经营的研究》。论文花了近一年的时间,完成得还算顺利。最后我们南通也只有4人获得通过。

然而,就是这么高的淘汰率,在我2006年9月拿到威尔士大学发给的学历学位证书时,却被告知教育部暂时没有认可,说白了,就是不承认这个学历,气得我再也没有在自己的履历表上填写过这档子内容。

学历一直是社会对人的身份的重要认证。“文革”结束后,我国在1977年恢复高考,学历更是广大中青年人的孜孜所求。当初,有了学历,就有工作分配,学历是块敲门砖,没有学历,什么工作、调动、升职、提拔,都无从谈起。于是乎,考不取大学的就上补习班,再复考大学,已经工作了就设法考职工大学或电视大学,基层党员干部还可以通过上党校这个途径取得文凭,不管怎样,只要能有个文凭,什么事都好说。

现在回想,我在学历学位上的“折腾”还是蛮多的。恢复高考后,我从如皋农村考上了南京师范学院物理系大专班学习,1981年元月就毕业参加了工作,是恢复高考后毕业的第一批大专生,也是当时的香馍馍。然而,参加工作后,由于在机械行业工作,专业不对口,我不能满足自己已有的大专毕业,又加入了自学考试本科行列。那种一边工作一边学习的情况在当时广大中青年人中相当普遍,辛苦但乐在其中。记得当初好像才考了大约一半的课程后,由于工作变动也就自动放弃了。后来,在团市委工作期间,我又报名参加了在市委党校举办

的中央党校经济专业本科班的学习,两年半后顺利获得本科学历毕业证书。拿到本科毕业证书后,由市委党校老师推荐,我又报名参加了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课程进修班的学习,南通共有十来位同学参加,通过两年的学习也都顺利获得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课程进修班结业证书。因为不是拿的毕业证书,不算学历,因此,心理上总觉得有些不足。

1998年机会来了,中央党校决定在江苏办一个研究生班,但必须由组织推荐并参加全省的选拔考试。市委组织部经过慎重考虑后在全市推荐了四名副县级同志参加。我时任崇川区副区长,很荣幸被推荐。经过三个多月的省里集中复习考试,我和曹斌、丁秉华三人一同考取,成为全省党校系统第一批在职研究生。我们这个班共有70来名同学,其中有20多名是省委党校副教授和部分市委党校的领导,这个班的文化层次之高是可想而知的。应该说,参加这个班的学习,对自己帮助很大,班上不少同学后来都成为省厅级领导。我们的毕业论文答辩和毕业证书颁发都是在北京中央党校本部进行的,当时中央党校所办班类似江苏班这样的还有天津班和重庆班,三个班共200多人一起毕业合影,就是在中央党校“实事求是”的石板前拍的,大家都为能成为中央党校毕业的研究生而感到自豪。

2002年7月我获得研究生毕业的学历证书,但这是个有学历而没学位的证书,因此也是我接下来要报名参加英国威尔士大学研究生班学习的一个重要原因。对我来说,威尔士大学的学位更有吸引力。而这个学历学位是在十六年后,我即将退休时才得到认可。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人的一生其实就是应当不断学习追求新知,只有这样才能不断适应新环境、新要求。俗话说得好,人要活到老学到老。我现在已是六十花甲之人,未来的日子还很长,作为人生新起点,还应继续学习,不断充实自己,提高自己。至于什么学历学位,那也仅仅是个证书而已,学到的、得到的恰恰都实实在在地体现在自己身上。

忆恩师王亦群

◎朱刚

玉兰一瓣

我第一次离开家到外地求学,就是十五岁那年到南通师范学校读书。

通师是我外出求学的第一站,也是我后来能先后到武大、北大继续求学和现在在中山大学工作的起点。

在这里,我第一次接触到哲学,第一次经历了哲学带给我的那种寒战。也是在那里,我才有了关于未来道路的懵懂的意向……通师求学五年中遇到的那些师长,他们身上所呈现出来的那种不一样的精神和气象,以及弥漫在他们周围的那种催人向上的风气和氛围,我后来才知道那是多么珍贵。

处在这风气和氛围中心的就是王亦群老师。王老师是古文老师。二十多年过去了,我现在仍记得他给我们上课的样子:似乎永远是一件蓝色上衣,配一条宽松长裤,背着双手,在教室来回踱步,用他那略带泰州口音的普通话,抑扬顿挫地给我们讲授古代文学。随着讲课内容的不同,时而微笑、时而严肃,把我们带往文字背后中国人那遥远的精神世界与生活世界。

王老师师出名门,是朱东润先生任无锡国专时期的高足。他国学功底深厚,又博览群书,所以上课几乎不怎么看书或教案。无论是要讲授的内容本身,还是背后的历史背景、人物故事,王老师都能信手拈来、娓娓道出。在当时我的眼中,王老师几乎就是一个小图书馆。说起图书馆,我现在还记得刚入通师第一次去图书馆的情形。那真正是刘姥姥第一次进大观园:一个来自苏北农村的孩子,置身于所谓书的海洋:一排排一人多高的书架密密麻麻摆满了书,而且一个书库连着一个书库。

王老师对学生一直是勉励向上的。我们当时五普班的学生,原本都是从各县考生里较为优秀的学生中选拔来的,如果读高中的话,将来应该都会考上不错的大学。所以王老师总勉励我们要尽可能地多读书多学习,参加进修、自考,将来有机会甚至要争取考研考博。正是受了王老师的这种勉励,我在通师期间就开始系统地学习外语,为我以后的考研打下了扎实的外语基础。也是听从了王老师的建议,我系统自学了王力的四册《古代汉语》,使自己初步具备了关于古代汉语、古代文化的基础知识,并在倾力学习哲学的同时,尽可能广泛地阅读人文经典,为后来深造打下了必要的专业基础。

王老师还常以长者的睿智和经验开导我们,让我们对人对事要多看开一些、远一些,多一些体谅、少一些怨尤。但那时的我毕竟年少,总还是免不了时时有一些愤激之情,不过好在最终都能化解,也是多亏了王老师的教导与提醒。

我后来度过在农村初中的三年教书生涯,顺利考取武大硕士研究生。在硕士毕业后选择到湖北当地的另一所师范学校去教书。我在那所师范学校工作三年后,又考取了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博士研究生。

从通师毕业回老家中学工作开始,到武大读书,再到师范学校任教,然后再去北大读博,最后到广州工作。其中有不少起起落落,包括患了一次较为严重而且麻烦的疾病,我都始终没放弃自己对学业的追求!从通师毕业后,王老师仍持续关心着学生们的发展。

今年通师迎来120周年校庆,王老师也离开我们九年多了。但无论多长时间,都磨灭不了王老师留给我们的印记,那是已融入我们血液的印记,是已积淀为我们心性的印记。时间越久,它会积淀得越深。